

16104 中国佛教通史

洛阳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洛阳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洛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豫西绿林

(下)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洛阳
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1991 年 9 月 ——

主 编：王敬阳
编 辑：马月玲 赵新平
校 对：赵新平 马月玲

ZB10/16

洛阳文史资料第十辑
豫 西 绿 林 (下)

政协洛阳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河南省洛阳市凯旋东路 邮政编码:471000)

洛阳豫西印刷厂印刷
(洛阳市行署路7号 邮政编码:471000)
199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册

豫内资料准印通字洛新管发第(91)235号

目 录

中州大侠王天纵	张 钊(1)
柴老八与农民揭竿造反	王凤梧 李玉瑞(19)
在嵩县人匪起家的孙殿英	张新光(24)
盘踞匪李永魁	郭世基(36)
憨王瑶东山再起	冉令闻(39)
奇人郭文蔚	郭章旺(43)
驰名豫西的张寡妇	王瘦梅(48)
洛宁山大王程老十	董正年(58)
绿林强人李其芳	张 伟(63)
李元周及其一家	李治生(68)
短命张文	张国栋(83)
郑福成夜袭龙头山	舒光祖(85)
孙攀脚巧拉肥票	雷振都(92)
记中高村的一次匪患	李治生(94)
罕见的寨子大烧杀	韦建幸(97)
李起凤与十大连	段海山(101)
附件:李起凤通匪铁证	
孟广彪、冉相禄、梁维杰拉匪杆始末	黄位中(116)
贾义才匪杆在庙子残暴事实	黄位中(118)
伊洛大侠宁官兴	段德仁(120)

民国初期家乡匪患散记.....	郭济光(126)
吕店匪患纪略.....	姚清修(128)
张巨娃拉杆始末.....	杨四坤(132)

附件:张道霖、傅连章补正二则

姚戊辰洗劫马回营.....	刘振亚口述 刘照培整理(139)
“六月六”土匪抢劫白沙镇.....	赵甲辰(142)

豫西大侠赵长荣.....	全建勋(144)
豫西绿林王修己.....	全建勋(146)
我所知道的王修己.....	张剑石(148)
姜明玉攻打宜阳城之前后.....	全建勋(151)
宜阳县匪霸乔志荣	赵巨杰、卢明亮(155)

省立八中仲秋遭匪劫.....	李振山(158)
张金标的一段刀客生涯.....	肖端阳(162)
大屯村筑寨防匪、窝匪及其它	李文修(165)

“老洋人”——张庆.....	苏 辽(171)
----------------	----------

[附录]

绿林暗语集注.....	蒋留计(185)
-------------	----------

补白目录

老洋人窜扰余庄镇	李德龙(18)
反匪·为匪·丧身	张逢溪(35)
张黑子庙子报仇	黄位中(47)
韦凤岐夜袭王范镇	贾尚志(62)
关于刘桂堂股匪窜洛宁纪实	(67)
李相元三打张村	贾中方(93)
惯匪吴运统咎由自取	冉令闻(100)
贺月德其人	仝建勋(117)
王凌云火烧大小庄	李文修(125)
老洋人血洗张村	宁云志(138)
大士绅与小架杆	张旭宗(145)
宋天才是怎样去当刀客的	郑廷玺(147)
赵高升袭击白家洼	洛宁县志办(161)
马虎臣顽匪覆灭记	刘成武(164)
王老五三攻磨头寨	唐天光(170)
土匪也打旗	李振山(187)

中州大侠王天纵

张 钊

一、王天纵与孟老七

王天纵幼名天同，原名天从，字旭九，河南嵩县鸣皋镇^①人。他父亲原是鸣皋附近的一个贫农，全家种七八亩山坡薄地，由于天灾歉收及官府劣绅的苛捐杂派，虽终年辛劳，仍不得温饱，因之他父亲把地卖掉，移住鸣皋街上做小生意。天纵有弟名天佑。兄弟两人读不起书，自幼随父劳动。自移住鸣皋街上后，天纵于帮父劳作余暇，常喜参加附近的练武场子，学习练拳使棒，舞刀弄枪，从此思想上就崇尚游侠作风，跟一伙年轻人斗群架打不平，到 18 岁上便补上本镇保卫团的团丁。时团上已有几支快枪，天纵爱之不忍释手，精心练习射击。

鸣皋镇是伊河上游的一个大镇，商业兴盛，经常有巡防营驻此维持秩序。镇中有孟先生老七其人者，他父亲原任山东省游击，老七幼随父在山东任上，也喜欢武事，30 岁返回鸣皋，以宦门公子身份交游镇中练武青年，闻天纵精于射击，遂延之于家，以友待之。孟家枪弹俱全，天纵更有练习射击机会，技更精进，几乎射无虚发，人呼之为“神炮”。孟七之为人，讲义气，敢作敢为，爱交游，不择良否，且疏财济困，好打不平，故附近数县各阶层中皆有交结，甚至差役乞丐，亦乐于供其驱使。其

最大短处是不爱读书，使气任性。

鸣皋镇有一老进士郭铭鼎，是河洛一带文人山斗，曾讲学多年。他极鄙视孟老七之武而无文，对其滥交行为，尤为痛恶。会郭侄某少年浪荡，喜与孟七交游，郭知后痛斥之，戒与孟绝。一日孟路遇郭侄，询何久不见面，郭侄实告之并述其伯父鄙视孟状。孟自是深恨郭进士，私谓其党徒曰：“郭铭鼎搞他的假道学，我辈干我们的义侠事，各行其事，风马牛不相及也，何欺侮吾辈太甚！”其党徒揣摩孟意，到处散布谣言，谓郭进士假充道学而其女竟与人通奸且有孕矣。且有其党徒某公竟然托媒向郭进士求婚以辱之。郭认为有辱门第，控之于县，郭女当堂剖腹死以自明，郭进士气恨交加，致病而死。殡葬时，狡诈者复杂于宾客中，故意失火，焚其灵堂。于是舆论大哗，郭的学生辈约会豫西 10 余县的秀才开蓝袍会（秀才穿蓝衫），为郭报仇。乘岁考时，群向府、省各衙门控诉孟七为造谣污辱以及焚烧灵堂的主使人，并写出文字传单，宣布孟七在地方上树党营私，毁辱斯文。

河南府（府治在洛阳）知府文悌（满人）奉省令查办此案，乃密令驻鸣皋的巡防营刘营官捕孟解府。刘营官与孟七为换帖弟兄，不好意思也不敢公然捕孟，乃以邀宴为名，诱孟至营，饮宴毕，才对孟说：“文知府有公事请兄弟到洛阳去一趟。”孟从容不在乎地说：“既然是公事传我，大哥不要为难，就照公事办好了。明天请大哥派兵送我去洛。”刘又陪孟闲谈至日暮，孟向刘说：“请大哥派几个弟兄跟我到三姐（孟的外室）那里取点东西，并对她交代几句话，一会儿就回。”刘观孟词色温婉，且以远行告别亦属人情之常，故不疑有他，即派四个弁兵随孟至三姐家。进门后，四弁站于院中，孟入上房与三姐周旋。女迎

孟进里间，但闻内室柜门响了一声，从此寂然。弁兵素慑孟威，且知与营官是把兄弟，不敢催促。直候了约2小时，从窗隙向内窥，只见三姐一人坐在灯下缝纫，并无孟七，疑而问说：“时候不早了，请七爷走吧！”三姐含糊应之。弁等不见孟出来，便进室搜寻。原来木柜后壁是一小门，孟已破门逸去，毫无踪影矣。回报营官后，营官即率兵围孟宅，时孟七已安置后逃去。王天纵感孟七对他多年之优遇，即毅然对孟的家丁们说：“事已至此，我们不能旁观，眼看七爷眷属被捕，讲义气的跟我与他们干！”于是率众持枪抵御。天纵枪无虚发，连创数兵。营官派人大呼：“谁敢抵抗官兵？”天纵答曰：“爷爷神炮王天纵在此，不怕死的上来！”说着又连毙数兵，兵弁不敢近。天纵一面抵住官兵，一面着孟眷收拾准备逃走，另又派人传谕镇中素与孟七交好者，说孟七被围宅内，请他们援助。不一会儿，四面人声沸腾，趁此时机，天纵率众保孟七家眷突出镇外，奔向南山去了。镇中孟七友好随王走者百余人。

知府文悌得报后，一面派队搜剿，一面令各县协缉。不料数日之间，伊川、嵩县、宜阳、洛宁、卢氏等县皆发现孟七向县署辞行的名片，但谁也没有见其人，也不知名片从何而来，弄得各县官惊奇骇怪，都传说孟七到了那里。嵩县县官高某更是害怕被刺，数夜不敢安寝。其实这是孟七于逃离家后，分派人到各县故弄玄虚，而他本人则带着两个随从暗暗到山东去了。这是光绪二十四年的事。

二、占山为王的绿林生活

王天纵率众入南山后，首先把孟七的眷属秘密安置在山中朋友家中，然后对众人说：“事情是闹起来了，谁回去也得杀

头,梁山的好汉还不是逼出来的?我们也只有走这条路。七爷虽走,不久可回,我们就打着我的旗号干吧,有福同享,有罪同受。”众以为然,就从此过起绿林生活。初无定址,游窜于伏牛山区伊洛流域。文梯虽屡派队搜剿,但飘忽不定,也打不着他,有时遇见地利,反把追剿官兵狠狠地揍一下。不久孟七果派人回来联络,天纵要求孟回来领导。孟愿奔走于山东、津、沪间,交接中外(外商和教堂洋人)朋友,替天纵买办枪弹,办接济,让天纵领着干。两年后,孟派人回洛阳联系运枪弹事,在郑州被官方逮捕,酷刑逼供,招出孟七所在,孟因而被捕。押回洛阳后,文梯亲自审讯,孟态度从容,缄口无言,不管文梯怎样威胁劝诱,孟始终一言不发。搞得文梯火起,毙孟于杖下。当时旁观听审者,拥挤大堂,本想听听孟的口供,结果却在脑海中深印下一架硬骨头的影子。以后传说出去,对绿林中的影响很大,认为孟七不牵连,不乞饶,不求幸活,自是英雄本色。

孟七死后,天纵更毫无忌惮地大干起来。他在这两三年中间,跑遍了伏牛山的大小道路,联络了山中各县镇的混人朋友,结识了不少绿林好汉,更重要的是实力已增加到二三百人,枪200余支。他认为条件已较齐备,乃选择杨山修寨扎营,占山为王。杨山在嵩县城南数十里的地方,其山三面峭立如壁,无路可通,一面坡度较浅,但沟壑横亘,仅有羊肠小道可通山上。山顶漫平,土石均有,易建房屋。天纵乃于山顶筑寨建屋,并于山后林木掩蔽处修一攀绳上下的暗路,以防不测。山下四周要道口和险隘处都派有常驻的侦探哨卡,再远之处则利用当地农民侦察传报,故山野的牧童樵夫都是耳目,唱曲赶牛莫非暗号。伏牛山中各县镇皆设侦察联络站口。官军入境,杨山即获确报,官军动作部署,杨山了如指掌。山寨中有粮仓,

有布库,有铁匠炉,有裁缝作,有大伙房。举凡衣食及作战需用,无不齐备。

关于山寨的供给,王天纵也有严格的规定。山寨周围 30 里以内,只供给山寨柴草和蔬菜,主要任务是替山寨当耳目。30 里以外 60 里以内为半保护区,只供给山寨食粮,由地主富户摊派和运送,不准向贫苦人家摊派。60 里以外为公道区,用飞页子的办法(即临时送王天纵的名片)向乡中大户、镇内富商要钱要布,限时间送到指定地点,否则用各种手段对付。在山区以外更远的去处,如陕豫驿路上和其他交通要道,则派精悍小股截劫官府公款和富商财货。因此山寨上衣食需用,供应无缺;各路朋友到山寨中来,也是酒席招待,很象个局面。但山中一般百姓(地主富户除外)却并不感到有较多负担。嵩县知事虽明知各乡对山寨送粮送草,但势有不敌,也只好半眼睁半眼合地听之而已,只求王天纵不下山攻城就算幸运。天纵对山寨所收财帛并不据为己有,秉公办事,按功行赏。另外,他还规定三条禁令:一禁奸淫妇女,二禁在保护区和公道范围内劫抢,三禁私吞公财(即手下人所经手的任何粮钱物品收入,都必须如数交公)。

由于王天纵的“盗亦有道”和驭下有方,杨山山寨日益发展到千余人,王天纵成了伏牛山中的绿林领袖,东西数百里内的绿林刀客,莫不听他指挥。他曾在杨山召开过伏牛山各地绿林头子会议,以后还结拜弟兄 14 人。老大早歿,佚其姓名。老二张屏,外号仁义老张屏,表面上不干绿林行道,但对各路绿林都是知交好友。他是嵩县人,有本族子弟武装七八十人。各路绿林中间有矛盾,往往找张屏调解,张屏不偏不倚,一言而决。辛亥革命后曾任营长,是孙殿英的早期上司。老三、老四、

老五早歿，不知名。老六即王天縱。老七為張治公，洛陽龍門附近南衙人，為清末刀客張士耿之孫，張黑子之侄，綠林世家，在嵩洛山中擁眾六七百人。老八為柴雲升。憨玉琨年最小，排行十四。柴憨兩人均在嵩縣潭頭溝山中，各有槍數百支。老九姓關，嵩縣潭頭鎮人，江湖上呼為關老九，真名反隱，一向為嵩縣縣衙的八班老总（即衙役總頭），替王天縱暗中任各路總聯絡的任務。因之交游極廣，王天縱飛頁子向大戶富商所要的財貨亦大多數經關手收受。嵩縣縣衙內的一切動靜和官軍活動，關皆隨時傳報與楊山。老十為陶福榮（民 9 王天縱在四川組織靖國豫軍時，陶任師長）。十一至十三均不知名。除了他們 14 弟兄之外，當時還有永寧山中孫紅峪地方的丁同聲，有人槍近千，在洛寧西山一帶；宜陽境內有王修己、趙忠，各有槍五六百支；伊陽境內有李魁元（民 9 任王天縱靖國豫軍的師長），魯山有秦椒紅，寶豐有杜其賓，宜陽縣之韓城有周鳳閣，各有人槍數百，均有天縱密有聯繫，為其外圍^②。在楊山寨中，有天縱胞弟王天佑帶勇敢善擊的精壯射手 200 余人作為天縱的衛隊。天縱還有一個軍師，名馬文德，南陽卧龍崗人，師範學校畢業，此人文才武略在儕輩中確較高一籌，極為王所信任，眾尊之為諸葛亮。辛亥革命時馬文德適卧病極久，未能隨王出山，否則王的发展當不止當時那樣情況^③。

王天縱在楊山雖未象小說中描寫的山大王公然挂着什麼“替天行道，打富濟貧”的旗子，事實上卻以綠林好漢行俠仗義來標榜，故當時人以“中州大俠”稱之。因之不但各路綠林推王為盟主，即附近各县一般窮百姓亦公認天縱為公道大王，而樂為之通风報信。甚至不少文人亦慕王之作风與他來往，如當時有革命思想的豫西有名望的拔貢石又簪、舉人蔣我山、秀才冉

信甫等均与王交好。洛阳的外国传教士和跑津、沪生意的大商人，也与王有交往，王在津、沪、汉购买械弹物品，皆经他们手。天纵唯一不妥协的只有清朝官吏和清军。

自王天纵占山为王以后，河南省巡抚、洛阳知府等清朝官宪即指派河南巡防营管带谢宝胜（徐州人，幼曾为道士，故外号叫谢老道）率兵进剿。10余年中谢老道搜山攻山不下百十次，天纵凭借地利人和，与清军周旋于伏牛山中，他的主要战法是远程奇袭，阻止清军接近山寨。在清军出动时，他由于情报迅速，就布署派队偷袭、截击、迎击，并吸引敌人向远离山寨的地方兜圈子。万一敌人兵力较大，直扑山寨，他就飞调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及其他山头绿林向敌尾击侧击，迫敌不敢深入；敌一回击，这些尾击侧击绿林又分别向不同方向撤退，使敌陷入迷惑。不管怎样打法，但每次战斗都是形式上绿林跑了，因而官军就算胜了。当时清廷的省、道、府、县各级官吏最害怕本管区域出现所谓“叛逆”一类的大事，因为这对他们的官运有碍，他们只求在3年任期内能平安渡过，任满就有官可升。因此山中各县的所谓“亲民之官”的知事，都不敢把王天纵等雄踞伏牛山明目张胆敌拒官军的真实情形上报，府、道以上是承转机关，也只据情转呈，只说是山中流寇。谢老道每次上报打跑了流寇，自然各县上报情形与谢老道一样。由于每次进剿得胜报功，十几年间谢宝胜由一个巡防营管带屡次擢升，直升到南阳镇台。有一次王天纵与谢宝胜作战，双方隔山沟战斗，距离很近，天纵高呼：“谢老道答话！”谢果站起来。王说：“老道，你明白吗？你的升官都是我保举的，你要知恩感德！如再逼我，小心你的脑袋！”话音未了，砰的一枪，弹穿谢的风帽而过。王又说：“留你一命，交个不死的朋友，如再不服，举起你

的马鞭试试。”谢果隐身举起马鞭，王又砰的一声，将谢的马鞭击断。谢宝胜惊吓之余，即挥军退去。从此搜山攻山也就敷衍了事，不再认真了。谢宝胜如此，他的部下士兵就更无所谓了。以后天纵派人与谢的部下交朋友，谢的部下利用搜山的机会，暗中把子弹卖与山寨中。我曾亲问过天纵，为什么不打死谢宝胜？天纵说：“打死谢老道容易，但谢被打死必惊动清政府派更大兵力来进剿，不但增加我们的敌人，山中老百姓也更遭殃；不打死他无形中订下了互不侵犯的默契，即使他通于上命入山进剿，也不过兜个圈子罢了，对我们并无大害。”

王天纵虽在山寨中，但很注意外边形势，订有上海《申报》寄到洛阳转至山中，除知道不少时事外，也了解了上海的繁华，很想见识见识。他就和军师马文德商量，马认为去上海游历借以开阔眼界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去也没有多大意思，最好扮成官员去，可以排排场场地交接些上层人物，从而历练历练外间的世事。于是又把天纵的朋友、秀才冉信甫请上山来商酌，冉也同意马的意见，并自告奋勇陪王去沪。在动身之前，由冉设计把王装扮成候补道，又伪造了公文，由冉指导先在山寨使天纵演练熟悉官场的礼节仪注谈吐派头，又由关老九介绍两个熟悉官场交际场面的人作为随从。一切准备妥当后，又挑选了多名精干随从人员，才微服乘夜下山，昼息夜行，间道由漯河车站乘京汉车赴汉口，转乘长江轮船至沪，住租界高等旅社中。在十里洋场中，一住两月，初则游览参观，借广见闻，继则渐有交游。由于天纵气宇轩昂，举止中节，言词谨飭和用钱大方，辗转介绍，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官有商，有帮会中人，也有教育界和报馆中人，天纵均能应酬细致，不露真相。他托人购办了一批德国短枪（自来得手枪），在汉口交

货。有住同一旅社的候补道张某，与王交游过从颇密，慕王富有和豪放，将爱女（女学堂的学生）许王为婚，即于旅社中结婚。新夫人姿容秀雅，举止大方（民元我在北京曾屡次见过她）。王恐久留露出破绽，即带新夫人经汉返豫，由京汉铁路某小站下车，乘骡轿车仍是夜行昼息。新夫人问为什么夜里走，王说夜里凉快。及到杨山，她才知道“候补道的官太太”变成了山大王的压寨夫人。由于王对她备极钟爱，遂亦安之。每日给王读报纸念小说，也教王读书写字，伉俪之情颇笃。王游沪归来，既慕西洋的物质文明，又恨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租界的横行霸道，萌发了民族革命思想，从此就与同盟会的河南籍革命人士有了联系。

王天纵回山一年后即是辛亥年，3月初，值关老九母亲生日，各路绿林朋友都到嵩县潭头镇关老九家祝寿。老九大摆排场，不但酒席丰盛，而且招待物品多系外来洋货，就有人对王天纵说关老九的闲话，说关这几年经手收受的各方财物，折扣交公，侵吞甚多，在此次招待挥霍中可以看出关个人发财不少。王天纵认为关老九这种行为有违山寨“不得私留公财”的禁令，未多考虑，即令张治公把关老九击毙。柴云升、憨玉琨不服，认为事无佐证，遂与天纵有隙^①。旋王亦自悔，亲向关母请罪，并把关母接上山寨，以母亲待之，与柴、憨等关系才得勉强维持。

关老九被杀后，王天纵内部发生矛盾之消息为嵩县县官侦知，报与洛阳知府，知府令谢宝胜利用这个机会袭击杨山。谢老道作了细密侦察，偷偷带队入山，并断绝山寨与外界交通，直抵杨山。由于关老九死后嵩县无人预报消息，柴云升、憨玉琨等不象以前那样策应杨山积极，故王天纵的杨山山寨第

一次遭官军袭击。山寨上无水,不能久守,天纵不得已利用后山预设的秘密绳路,用整匹的布结成绳索将关老九的母亲及他夫人和其他女眷儿童等系下陡坡,从后山转走,天纵亲率卫队利用黑夜从前山小路硬打了出来。他的卫队射击术都是他多年亲加训练,射无虚发,首先将封锁山口之敌击溃,冲出包围线转于敌后向敌猛攻,并叫人到处大喊“活捉谢老道”的口号。谢老道及其官兵平素本害怕王天纵,这样一来,官兵溃散,谢老道更是害怕真的被活捉,遂传令退却,回到洛阳向知府伪报已将杨山攻破,残匪已窜散。其实王天纵待谢部官兵出山后仍回驻杨山,加强与各路绿林的联系,加派远程哨探,团结内部,准备将来之大举。

三、参加辛亥革命

辛亥年武昌起义,陕西第一响应,光复西安后出兵潼关,北方震动。河南同盟会党人杨勉斋、蒋我山、刘纯仁、刘镇华、石又馨、吴沧洲等会集洛阳,图谋举事,派吴沧洲、刘纯仁上杨山联络王天纵及伏牛山各路绿林武力,推王天纵为丁部大将军,约王攻占洛阳迎接陕西的东征军。王即发动各路绿林,北出龙门,进攻洛阳,嗣以清廷派陆军第六镇十二协周符麟部接守洛阳防务,戒备极严,攻城失败。杨勉斋、刘纯仁建议说:“前年(1909年)在洛阳曾与伯英(我的字)计划,如陕西革命先成功,豫西革命力量就先与陕西结合,然后全力东下,河南革命方易成功。我们不如仍照此计划西去与伯英的东征军会合。”王天纵、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张屏、赵忠、丁同声等皆以为然,刘镇华、蒋我山、石又馨等也都赞同,于是众绿林决心弃山寨参加东征军。

王天纵等率领其武装 8000 余人于 10 月下旬先后到达潼关,正值潼关二次光复、清兵东退的时候,骤然增加这些力量,东征军士气愈益旺盛。王等部队到来之前,杨勉斋、刘纯仁微服先来说明情况。王部到后,由杨勉斋等带领王天纵等与我会见,王穿军服,其余张治公等也有穿便服的,也有穿军服的。王的身材高大,鹰鼻鹞眼,两眼炯炯有神,态度威而不野,彬彬有礼,言语无多而中肯,似胸中怀有经纶者。我以慰劳和欢迎的口气首先发言说:“诸位为国勤劳,辛苦了,我代表革命军欢迎诸位。”王说:“为国家的事,说不上辛苦,我们是来听指挥的,当不起欢迎,都督以后不要客气,我们一定服从命令。”我听了天纵这两句简单而恰当的话,暗暗佩服他的天才。他并且解下自带的德造自来得手枪对我说:“我闯荡豫西十几年,就凭这玩意儿,现在赠送给都督,表示我的心意。”那时陕西军队中还没有自来得手枪,我笑着收了,并说:“你在豫西的侠义行为是久仰了,今日得见,并将共同革命,真是有幸!”于是就设宴欢迎。我与勉斋、纯仁等晚间略加计议,次日即委任王天纵为东征军先锋官兼第一标统,委张治公、柴云升、憨玉琨、丁同声、赵忠、王修己等为标统,委张屏等为营长。另聘刘纯仁为总参议,杨勉斋为秘书长,刘镇华、蒋我山、贾巨卿、石又簪、刘玉山等为参议,在东征戎幕中参赞军机。因之军威为之大震。接着即出潼关攻击清军(赵倜的毅军和河南巡防营)。在战斗中,天纵表现了积极和勇敢,连败敌军。天纵亲自率队攻克函谷关天险,会同柴云升、憨玉琨、赵忠等攻进灵宝城,并一鼓作气将敌追退至浃池。嗣以清军增援(第一镇、第六镇一部及炮兵),王等不善于正面阻击作战,在英豪、张茅等处损失颇大,我军复退至潼关。